

文化视点

微短剧：从高流量走向高质量

据光明日报，伴随着微短剧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成熟，低劣的内容、引流的噱头逐渐被市场淘汰，从业者开始在市场开发、产业联动等方面做文章，以“微短剧+”撬动新发展。视频和微短剧两者可以以不同体量、不同视角诠释同一主题或故事。对于长视频而言，微短剧可以作为重要的宣传渠道和内容补充。

此外，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也为微短剧的发展打开新思路。影视综作品、短视频与文旅可以相互赋能，这已成为行业共识，涌现了很多成功案例。相较于长视频作品，微短剧制作周期更短、成本更低，一般的文旅单位和小微视频公司也能入门。比起短视频，微短剧的故事承载力和创作空间更广阔，更容易满足有深度的文旅传播需要。所以，“微短剧+文旅”可谓“影视综+文旅”的轻量版，也是“短视频+文旅”的加量版。

微短剧已展露出巨大的传播潜力。必须由粗加工走向精加工，由“套路化”走向“精品化”，从流量生意回归创作本质，做到微而精、短而美。比拼创新、比拼内容、比拼内涵，这才是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题。

“超市游”走红带来什么启示

据经济日报，今年春节期间，河南许昌的连锁超市——胖东来旗下3家商超4天接待游客144万余人次，超过河南游客接待量排名第一的景区。“超市游”走红再次刷新了人们对旅游的认知。文旅消费正在由传统景区向城市生活转变。

随着游客兴趣点从看风景名胜变成看一切打动人心的事物，旅游业发展也给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大施展空间。对于想要在文旅行业脱颖而出的城市来说，维护良好市场秩序、打造放心消费环境至关重要。显然，上百万人打卡胖东来，并不是单纯想要点赞这家企业，也是在表达对一家诚信经营企业的尊重和向往。这从侧面反映出很多消费者身边的消费环境不尽如人意，有持续提升的必要。如果消费者身边的购物场所都把服务做到极致，也许就没有多少人专程去许昌逛胖东来了。

由此可见，诚信经营对于企业和城市的宝贵价值。一座城市如果向外界传递出坚守诚信底线的信号，将吸引更多消费者选择其作为旅游目的地或者消费场所。同时，也会激活餐饮、住宿、交通等行业，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城市经济繁荣，形成良性循环。这一点，对当下提振消费具有重要启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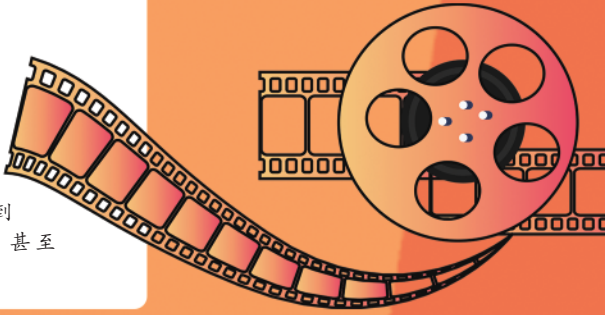
网络直播为戏曲传承注入新活力

据中国文化报，网络平台戏曲短视频和直播的出现，给戏曲传承发展提供了新思路。特别是直播竞技打破了舞台传播的时空限制，创造了吸引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喜人现象。据某直播平台2022戏曲直播数据报告，2021年2月至2022年2月，该平台戏曲直播超80万次，看播人次超25亿。

戏曲主播的大量出现也为戏曲传承提供了诸多好处。国家创立了剧种传承人制度，这是很有意义的，一个剧种的保护传承，需要传承人和众多戏曲人一代代薪火相传、共同努力。直播平台让大批中青年演员成为自己的主演，提升表演技艺的水准和质量，为戏曲传承培养了不少生力军。戏曲主播频次很高的演出对于培养戏曲观众也发挥了巨大作用，这种作用是其他形式难以发挥的。

通过直播，不少演员获得了高出工资的收入，有的还可以补贴自己所在的院团。直播竞技在稳定戏曲演员队伍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。直播竞技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院团体制，解决了“养人”与“养戏”的矛盾，解放了艺术生产力。传播者愉快地走向线上演播市场，不再埋怨观众不懂戏曲，而是认真体察线上观众的美审习惯和偏好，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和演出，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，拉近观众与戏曲的距离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推动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

(□记者 朱子钰 整理)



叠加商业化变现，使得其经济效益显现。

进入3.0时代？

各方的推波助澜之下，CP的制造形成了流水线生产模式，可以被大规模复制。但在获取红利之后，这些CP很可能会在现实中消亡。比如前述几对明星CP，因为各自公开了婚恋关系，原本在影视、综艺中结成的CP就名不副实，粉丝再难投入幻想，导致脱粉无数。

所以，如果说最早的荧屏情侣是嗑学1.0时代，那么后期的模糊年龄、性别则是2.0时代。进入3.0时代CP配对的逻辑被网友运用于万事万物之间，预示着泛CP时代正在到来。

“人与人，人与物，物与物之间，都可以走进嗑学家的视野。”青青介绍。

这句话并非虚言。不局限于真实的人物，动漫CP更是层出不穷。《名侦探柯南》中工藤新一和毛利兰是“新兰”CP。动画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哪吒与敖丙组成的“藕饼”成为国民CP，助力电影刷新票房纪录。在B站上，网友脑洞大开，营造的CP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，作为调剂生活的笑料。有将林黛玉与诸葛亮组合，解读成势均力敌。“伏黛CP”则为林黛玉与伏地魔的恋爱想象。视频剪辑的加持下，孙悟空与佟湘玉竟然也能组起CP，“孙悟空x佟湘玉”的视频播放量达到了129万，4576条讨论。

《景观社会》一书中提到“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，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。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。”CP文化兴起，本就是各方“合谋”的产物。粉丝热爱媒介中呈现的伪真实的CP关系，将虚拟情感与现实情感混为一谈，他们或许因为沉迷而丧失自己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。所以，虽然万物皆可嗑，但也不妨多一些警惕。于个人而言，无论嗑CP出于何种动机，分清现实与自我，不盲从，不沉溺，不过度解读，要为CP文化建立良好的氛围。而对于CP的制造方——影视作品和综艺节目，更应该将关注点放在内容与品质之上，频繁将CP作为卖点，反复收割嗑糖流量，观众有审美疲劳，CP红利也会消失殆尽。

获得情感认同与支持。另一点，嗑糖属于一种互动社交行为，通过共同喜欢的CP组合，建立共同兴趣、身份认同。他们通过对原有文本的改写重构，实现自身观念的表达，由此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圈层。

谁能从中获利

嗑糖本是粉丝一种自发表达对CP支持的情感，这种情感则被转换为利益的筹码。商业机构鼓励粉丝进行UGC生产，参与创造，体现价值。特别是CP切中当下年轻人的现实需求，成为实打实的流量密码，CP营销应运而生。不仅粉丝卷、艺人卷，就连综艺、电影、电视剧等官方平台，都将CP视为“拿手好戏”。

我们可以发现，CP组合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主推营销方式。这一点在许多明星身上都能找到支撑。演员毛晓彤和杨功之前在热播剧《三十而已》中扮演情侣，被网友组成“屿过天芹”CP，非常受欢迎。沿着这一热度，二人合体营业，拍摄了多部杂志封面以及短片，形成了很强的CP感。电影《以为单位的恋爱》则是他们CP感延续的作品，既符合观众的期待，又能获得市场支持，于电影、艺人以及粉丝三方而言，都是共赢。

CP热现象除了本身粉丝群体的关注、商业机构的刻意为之，也离不开大众媒体的助推。CP是影视作品和综艺节目制作、宣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符号。为了迎合观众心理的需求，娱乐节目打造CP不遗余力，模糊年龄与性别，不断拓展CP的广度。综艺《奔跑吧，兄弟》就有“陆地夫妇”（鹿晗和迪丽热巴），《我们相爱吧》有“无尾熊夫妇”（吴昕和潘玮柏）这类以互动有爱为代表的CP。还有以友情为连接的CP，曾经《极限挑战》中“红兴”（张艺兴与孙红雷），“双黄”（黄磊与黄渤）等CP红极一时。综艺《青春环游记》中，贾玲与范丞丞组成“加饭姐弟”，为节目贡献了满满笑点。

观众从这些CP中获取情感代偿，把个人情感的投射体现在观看节目、讨论等方面，形成巨大流量的同时也为明星本人带来粉丝。承担了节目的话题度与热度，CP营销一度成为收视率保障，爆款节目法则。

“峰幂”CP

□ 本报记者 朱子钰

前段时间，演员古天乐与宣莹合体现身活动，“古宣CP”让网友直呼嗑到了，多年荧屏情侣再度互动，粉丝依旧能从这些古早糖中汲取到快乐。其实，“嗑CP”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追捧的一种流行文化，由此产生专门的互联网显学“嗑学”，影响广泛。CP为Coupling（配对）的缩写，即观众把来自不同文本，包括小说、电影、电视中的人物配对，重新诠释、设置亲密关系的过程。

不管是从粉丝视角，还是商业角度，CP文化都有相当大的诠释空间。如今，嗑学扩散到体育、电竞、戏剧、相声等更为丰富多元的场域。CP文化从小众圈层跃升到万物皆可嗑，甚至被奇观化生产，彰显出其经济价值。那么，CP红利的背后藏着什么逻辑？

文化观察

围绕“嗑”而参与

“消费社会的生活越来越具有符号特征，人们不再是单纯地对商品消费，更多的是对商品所赋予的符号价值消费，获得各自的身份认同。”在消费社会中，CP如同一个符号，把人物配对，人们并不是单纯地以此作为娱乐消遣，而是满足自身情感需求。简单说，“嗑”是嗑学的核心。糖，被视为CP粉的精神食粮。所以嗑CP要嗑糖，因为这是一种愉悦的情感体验。甜蜜的糖引申为对亲密关系的想象，将自己对美好情感的愿景投射到其中。

嗑CP拥有相当大的市场，几乎每一部影视剧都会引申出一大批CP。最开始，人们习惯将影视剧中有情感关系的角色组成CP。比如，当年电视剧《官锁心玉》大火，剧中角色洛晴川扮演者杨幂与八阿哥扮演者冯绍峰组成“峰幂”CP。2018年白宇与朱一龙主演的电视剧《镇魂》播出，沉迷于剧情不能自拔的观众，组出5对CP。由电视剧《陈情令》产生的CP“博君一肖”，5年后热度依旧不减。“博君一肖”微博超话有1184.5万帖子，415.1万粉丝。超话内制定了明确的规则，如“禁止比较和拉踩言论”“禁止发表逆拆CP言论”。每日都有粉丝签到、生产物料，满足嗑糖需求。

粉丝专业化生产的能力可见一斑。“我从初中就开始嗑CP。”一位CP粉青青（化名）向记者透露，CP爱好者充分发挥嗑学家技能，涌向众多平台“考古”CP各方信息，然后再制作视频，或借助文字、图片等形式进行二次创作，在已有人设的基础上增加更多想象空间，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重新设计角色之间的情节发展，以佐证CP之间的亲密关系。

对于嗑学家来说，获得情感能量是他们的首要动力。“大家会制作一些符合自己糖点的物料，这样会得到身临其境的情感体验。”青青说。通过追求虚拟关系与组织相应的文化活动，嗑学家在网络上寻求共鸣，

无尾熊夫妇



红兴CP

加饭姐弟

(上接第六版)当时的乡村学校没有医务室，学生有个头疼脑热的没法看病，附近村庄的老百姓看病打针，得去几里外的黄家嘴诊所。母亲便自学了医学知识，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，免费为师生和村里人看病打针。我亲眼见到母亲尝试着自己身上打针，针灸，学会了再为村里人服务。周边村庄谁家有人生病了，来找我妈测个体温、量个血压、打个针，是常事。把注射针管针头装在医用铝盒里，用纱布蒙上，盖好了在热水里煮沸消毒，这是母亲交给我的一个经常性任务。那时候的家里，充满医用酒精的味道。量血压的牛筋橡胶管，常被我省悄拿出来做弹弓，因此没少挨揍。老屋任家的干芳爹，卧床好多年，母亲风雨无阻地为他打了多年的针。为了表示感谢，干芳爹的儿子用泥砖帮我家砌了一个小厨房。

那些年，那些村，母亲给看过病，打过针、刮过痧的人，家家都有，不计其数。母亲落实政策举家返城时，父亲所在的大专派一辆货车来帮忙搬家，村里人闻讯赶来送行，来了一群又一群，送了一程又一程。有的人家送一升米、一篮菜，有的人家用手绢兜几个鸡蛋。干芳爹的儿子挑来一担柴兜，说是城里什么都贵，烧这个柴兜烤火。我妈感动得泪水涟涟，这件事一连念了好些年。

回到故乡，独自在一些村里转，没有人认识我，但只要说到母亲陈老师名字，自我介绍是“陈老师”的老大，就有人来打招呼了。

回莲花塘和万古堂，是母亲最风光的事。车沿四通八达的村道开，任意停在一个村口，只要年迈的老母亲一下车，一定有人围上来喊“陈老师”，自报姓名，说是陈老师某某时期的学生，家住哪个村，叫什么名字，我妈竟然还念得出一些人的名字，说得出一些人的故事。有的人顺便对

我说一句，“我是你的同学”“我抄过你的作业”。我端详半天，好像没有找到记忆的线头。但母亲的陶醉，令我陶醉了。

老师授业一阵子，学生受益一辈子。天底下最伟大的职业，是教师。母亲的自豪，让我执信这样的理念。

五

小时候的我，也有自己的心事，只不爱说话。前面提到，万古堂小学有一位老工友，叫毛子岳。

那年春节，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妹妹，在武汉与父亲团聚。正月初十，回到乡下。

那年的雪，好大。下了火车，往大雪深处的家走去。砭骨雪风步步寒，鹅毛飞絮纷纷，雪暴一阵紧似一阵，密似一阵，大地上白茫茫一片。一家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被里寻着路。脸冻得没了表情，雪水灌进靴里，脚都木了。

朦胧中见着了李家岭上的两棵大柏树。翻过岭，就是我们的家——万古堂小学。

树根下影绰绰过来一行人。近了，隔着雪帘看去，虽然棉衣棉帽捂得紧，却辨得出是月亮井任家的人。随便问候了一句，一个男人说：“毛子岳死了！”

啊，毛子岳死了？一家人愣住了。还没进小学的大门，就听见人声嘈杂。堂屋中央，停放了一口漆黑的棺材。有人说，毛子岳已装殓了。母亲让人掀开棺盖，望了一眼，泪便簌簌地落了。

我家紧挨堂屋，四角漏风。淘气的我曾把墙缝掏成一个杯口大的洞，往外看人。此时再从里往外看，正是漆黑的棺材。我骇怕，挪过柜子挡住

那墙洞。挡不住的，却是毛子岳的影子。

黧黑的后山坡上是墓地，夏天有萤火虫和“鬼火”忽闪，冬天有稀疏的墓灯，阴森惨人。听说有人鬼迷心窍，四处夜游，一觉醒来竟躺在坟沟里。谁家孩儿病了，做娘的便去“收吓”——沿着漆黑的山路，唤着孩儿的乳名，喊“儿啊回来哟”，也叫收魂。每每听到夜风中，传来这凄惨的声音，我早吓得不敢吭声了。也不知人家孩儿的魂，真的收回了没。黑暗的屋角，偶尔窜过一只黑猫，常吓人一跳。万古堂小学像荒野旷野的一盏孤灯，被黑幕笼罩，四周游荡着鬼的故事。

好在有毛子岳。毛子岳是一位老人，宽厚的背，有些驼，下颌有颗豌豆大的痣。眉须浓黑，竖得像刺，像打鬼的钟馗。很少说话，开口有湘音。在万古堂小学负责种菜、喂猪、做饭。多大岁数，哪里人氏，哪年来的，有没有亲人，没有人知道。在万古堂小学，他是我唯一的邻居。

毛子岳为人和善，老师们唤他“毛师傅”，附近村民不论老少都直呼其名。有人来借米、借菜、借盐、借洋火，往往是有借无还，他也不催人还。有人把猪和牛赶进菜园子，青菜被糟蹋一大片，他也只是抠块土巴扔过去，再骂上一声。村里有婆娘怕走夜路，喊一声“毛子岳，你送我一脚”，他二话不说就跟在后面断路。毛子岳识草药，满山坡采集鱼腥草、金银花、七叶一枝花之类的熬药，送人。还捉了蜈蚣、蛇什么的制成药吃。一旦中了毒，腿肿得像鱼鳃。

经常有蛇溜进空场，或者缠在某棵蓖麻树的根上，或者有蛇钻进床角，我们总是惊慌失措地喊毛师傅来打蛇。毛子岳的菜园很丰产，莴苣、韭菜、茄子、丝瓜、扁豆、南瓜，四季不断，经常送到我家。家里偶尔煨汤，母亲总是盛出一碗，叫我端

给毛子岳。

毛子岳似乎对我感兴趣，偶尔跟我说什么，眼里像有话，我似懂非懂。很少有人能进他的屋，但我是例外。我见过他写毛笔字，写在报纸上，报纸被他拿去烧灶引火了。见过他哭，好像是一张小孩的照片。我答应不告诉大人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。有人戏谑他：“毛子岳，你家堂客呢？”他很恼怒。两个壮劳力到厨房抢他听齐的柴，骂了他，他看了我一眼，一直不还嘴。我转身走了，随后听到厨房里动静大起来了，那两人慌慌张张地跑出来边叫唤，“毛子岳是条疯狗，咬我了，咬我了！”我听了有些暗暗得意。那次，他送我们一家赶火车，走大田畈的田埂，我趴在他宽厚的背上，睡着了。

有天清早，听得塘边上一阵叫喊：“毛子岳被人打了！”赶过去一看，毛子岳一身泥水地躺在沟边。原来是在凌晨时分，有人偷小学的钱，毛子岳追上来，被贼打倒了。

春节到了，母亲带我们去武汉。临行前对毛子岳说：“我家就托付给您照看了，虽说没值钱的东

西。”从武汉回乡时，我爸妈还特地备了一份礼准备送毛子岳。万万没想到毛子岳竟然说没就没了。

村里人是正月初五拜晚年时，发现毛子岳不在的。可能又是吃中毒了。村里人说，不知道我们一家这么早回学校，棺材放我家隔壁不合适，要不找间教室放。母亲说，不怕。

第二天，老师们和村里人把毛子岳热热闹闹送上了山。隐约听大人议论说，从毛子岳的木箱里发现了什么，有的说他是从湖南逃荒来的，有的说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跑出来的。

飞飞扬扬的鹅毛大雪，掩去了那座，那座没